

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

第一辑



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

(第一辑)

主 编 吴文衍

副主编 贾伟明

黑 龙 江 省 博 物 馆

1991年9月·哈尔滨

责任编辑 康 昱

封面设计 闫志刚

版式设计 史 源

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一辑）

主 编 吴 文 衍

副主编 贾 伟 明

北方文物杂志社编辑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50号）

黑龙江省水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185×260 1/16 印张：15 字数：35万

印数 1—2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黑新出图（1990）400号

定价：5.00元

（内部发行）

前言

解放前，黑龙江省博物馆曾汇聚一批俄国和日本的考古研究人员和业余的文物爱好者。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他们从本世纪20年代初开始，先后在哈尔滨的顾乡屯、黄山，齐齐哈尔的昂昂溪，今内蒙古的扎赉诺尔、海拉尔，镜泊湖的南部地区，拉林河中游等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规模不大的田野发掘工作。同时，还对东京城的渤海上京遗址、阿城白城的金上京遗址进行了考察和研究，采集到或发掘出大量珍贵的石器、骨器、陶器、铜币等文物。另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对居住在黑龙江西部地区深山密林中使鹿通古斯、索伦和鄂伦春等狩猎游牧民族进行了社会调查，留下了许多不可多得的调查报告。他们的考古发掘、民族调查和科学研究的成果，分别用俄文、英文和日文，发表在《东省杂志》、《满洲通报》、《普尔热瓦尔斯基研究会科学著作集》和《哈尔滨自然科学家和民族学家协会会刊·考古学专辑》等刊物上。这些刊物的一部分，至今仍保存在黑龙江省博物馆。

解放后，黑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一些从事考古工作的年青同志，为了当时田野发掘工作的需要，有选择地翻译出少量的文章（俄文）。有的发表在《黑龙江文物丛刊》等刊物上，有的作为研究时参考用。而绝大部分仍保存在外文图书资料室里。我们曾与一些同志谈论过，这批“死材料”，如果组织力量翻译出来，并汇编成册，对我省的考古学、地方民族史和地方历史的研究，将是非常有用的。当我们把这一想法，向省文管会副主任干志耿同志提出时，立即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在省文管会和省博物馆领导和北方文物杂志社有关同志的热心支持下，于1989年11月起，我们着手选定篇目的工作，随后又组织力量（主要是本系统的中青年外语人才）进行翻译。经过了近两年时间的翻译、校对、审校，现在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应该说，这本译文集是大家通力合作、集体再创作的成果。

本译文集共收入49篇译文，共计35万字。包括黑龙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渤海、辽、金、元、明、清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第一手考古发掘和社会调查资料，又有论述的研究文章。在内容上，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在不违反原意的前提下，作了一些文字的改动和润色。在编排上，分为考古、民族和历史三大类，以原文涉及内容的先后时间为顺序。原文附有的图片，约有200余幅，一则由于图片本身过于陈旧，翻版后效果仍不清楚；二则受到了全书篇幅的限制，经过认真的筛选，

最后只采用了108幅。本书责任编辑康昱同志对译文作了细心的审校，保证了全书的质量，王德厚同志负责终审。他们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心血。

还应该提到的是，黑龙江省博物馆贾伟民和胡秀杰两位同志为选定篇目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刘晓东同志（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一些考古译文（日文）作了校对；宋国权（东北烈士纪念馆）和赵书滨（黑龙江省博物馆）两位同志为本书翻拍图片；阎志刚同志（黑龙江省博物馆）担任封面设计。在这里，向参加、关心和支持本书工作的所有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吴文衡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目 录

前言.....	吴文衡	(1)
顾乡屯的史前学调查报告.....	〔日〕 奥田直荣 著 马秀红 译	(1)
顾乡屯的第二次堆积.....	〔日〕 奥田直荣 著 马秀红 译	(3)
哈尔滨附近史前人类的遗迹.....	〔俄〕 B·B·包诺索夫 著 唐逸才 魏正一 译	(4)
哈尔滨黄山冲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俄〕 A·Γ·马良夫金 著 杨大山 张泰湘 译	(9)
镜泊湖畔史前学调查报告.....	〔日〕奥田直荣 著 张安 译 马名超 校	(14)
满洲旧石器文化的初次发现.....	〔俄〕 B·B·包诺索夫 著 胡秀杰 译	(19)
对在北满发现的一件史前遗物的新观点.....	〔俄〕 B·B·包诺索夫 著 李苇茹 译	(21)
细石器在满洲的分布和系统.....	〔日〕 奥田直荣 著 曲守成 译	(23)
北满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资料.....	〔俄〕 A·S·卢卡什金 著 岳为军 译	(24)
对卢卡什金先生在齐齐哈尔附近搜集的考古资料的一些看法.....	〔法〕 P·德日进 著 魏正一 译	(29)
北满昂昂溪细石器堆积层的发掘.....	〔日〕 奥田直荣 著 范小秦 译 刘晓东 校	(35)
关于昂昂溪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材料.....	〔俄〕 B·C·马卡罗夫 著 谭英杰 译	(40)
海拉尔附近新石器文化遗物.....	〔俄〕 E·И·齐托夫 B·Я·托尔马乔夫 著 徐学良 译	(45)
珠尔干附近发现的遗物.....	〔日〕 八幡一郎 著 马秀红 译	(50)
小兴安岭中部的石器时代遗存.....	〔俄〕 斯塔里科夫 著 胡秀杰 译	(55)
北满石器时代的农业和畜牧业.....	〔俄〕 B·B·包诺索夫 著 胡秀杰 译	(57)
哈尔滨市郊出土的史前雕像.....	〔俄〕 B·B·包诺索夫 著 谭英杰 译	(59)
在洮南附近古城发现的青铜牌.....	〔俄〕 B·B·包诺索夫 著 李苇茹 译	(63)
拉林河中游沿岸的古城废墟.....	〔俄〕 B·C·斯塔里科夫 著 孙秀仁 译	(64)
松江省五常和苇河县冲河谷地考古调查的收获.....	〔俄〕 B·C·斯塔里科夫 著 谭英杰 译	(67)

- 成吉思汗边墙的初步调查……〔俄〕 B·B·包诺索夫 著 胡秀杰 译 (69)
- 北部乌尔科古代边墙……〔俄〕 B·B·包诺索夫 著 胡秀杰 译 (75)
- 海拉尔附近的古城址……〔俄〕 M·C·丘宁 著 E德厚 译 (79)
- 兴安省的考古学资料……〔俄〕 K·A·热列兹雅科夫 著 E德厚 译 (81)
- 北满古城遗址出土的钱币……〔俄〕 B·C·马卡罗夫 著 孙秀仁 译 (86)
- 白城出土的建筑材料、建筑物装饰及其它文物
(1925—1926年)……〔俄〕 B·Я·托尔马乔夫 著 胡秀杰 译 贾伟明 校 (94)
- 满洲历史遗迹——白城……〔俄〕 B·Я·托尔马乔夫 著 胡秀杰 译 (97)
- 阿城中国古庙巡礼……〔俄〕 И·Г·巴兰诺夫 著 侯育成 张广金 译 (100)
- 诺音乌拉墓葬群……〔俄〕 R·K·柯兹洛夫 著 田 华 张大端 译 (124)
- 在金蛙镇发现的古石碑……〔俄〕 B·Я·托尔马乔夫 著 王德厚 译 (127)
- 奥罗奇人——满族的一个群体……〔俄〕 J·A·洛巴金 著 胡秀杰 译 (129)
- 满洲居民现代生活中的古老风俗……〔俄〕 亚科夫列夫 著 李苇茹 译 (136)
- 兴安岭的索伦族……〔俄〕 B·B·包诺索夫 著 曲守成 译 李东源 校 (138)
- 使鹿通古斯的萨满教仪式……〔俄〕 B·B·包诺索夫 著 胡秀杰 译 (139)
-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俄〕 E·J·兰德格林 著 康 昱 译 (142)
- 满洲北部的狩猎部落……〔俄〕 H·A·巴依科夫 著 王德厚 译 (155)
- 通古斯与涅吉达尔部落
过去与未来…… 东省文物研究会 胡秀杰 译 贾伟明 校 (161)
- 关于东京城的萨满教徒……〔日〕 三上次男 著 赵晓丽 译 马名超 校 (168)
- 满洲边区研究协会章程…… 吴文衍 译 (173)
- 满洲边区研究协会的六年工作……〔俄〕 A·拉乔科夫斯基 著 吴文衍 译 (177)
- 北满考古学史……〔俄〕 B·B·包诺索夫 著 张太湘 吴文衍 译 杨 虎 校 (182)
- 黑龙江省博物馆历史简介……
〔俄〕 B·H·热尔纳科夫 著 吴文衍 译 王乃仁 校 (192)
- 日本学术界对满蒙史的研究概述……〔日〕 和田清 著 马名超 译 (201)
- 博物馆随想(节选)……〔日〕 奥田直荣 著 秀红 小丽 译 (210)
- 1937年夏季科学研究院五大连池地区探险队副队长的
简报和日记……〔俄〕 A·S·卢卡什金 著 祖延苓 译 贾伟明 校 (213)
- 北满的贸易危机……
〔俄〕 V·G·夏希什卡诺夫 著 祖延苓 译 贾伟明 校 (223)
- 清末齐齐哈尔城六十家
大商号……〔俄〕 A·H·鲍罗巴 著 吴文衍 张秀兰 译 (231)
- 有关中国北满和俄国远东地区人口
增长和农作物的情况……〔俄〕 E·E·雅什诺夫 著 张继红 摘译 (238)
- E·E·阿聂尔特半个世纪的科学实践
活动(1889—1939)……〔俄〕 V·N·热尔纳阔夫 著 高晓梅 译 (241)

顾乡屯的史前学调查报告

〔日〕 奥田直荣 著

马秀红 译

（一）

哈尔滨顾乡屯与以古代犀牛（披毛犀）和古象（猛犸象）等为代表的丰富的洪积世动物群一起，似乎都可以被认定为属于史前的人类遗存，这一遗存的发现，已由学界诸先辈成果的公布，而为人们所周知。其中德永重康博士、直良信夫氏等先后两次调查的报告，已成为满洲史前学这一领域中的先声，实有深刻的意义，特别是确认了当地“遗迹”^①，称：“此间诸遗物，属东亚旧石器文化编年的上黄土期遗物，当无异议，与西欧旧石器文化相比较，恰如吾等在第一次发掘报告中所述的，将略与彼等之‘莫斯特文化’或‘奥瑞纳文化’遗物相近似。然而，按照东亚旧石器文化最近研究趋势来推测，东亚文化却有与西欧旧石器文化稍有不同之处。因而甚感有在东亚进行独自文化编年之必要。”^②这些见解，值得予以注目。

但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对于那些论文，我们当然要持有理论上的不同观点，另外，由于该文又存在着仅着眼于记述而出现的不可理解之处，所以，对于其中的一部分结论等，也很难遽然表示赞同。

自1937年以来，本人居住在哈尔滨，使我有幸得到了亲赴该地调查的良机与在将来继续进行调查的希望。由此，得以亲临实地，或将从实际中亲手获取，然后把观察得到的事实，忠实地予以记述，并据此进行论断，这便是我的想法，而且在记录时，对于遗物的资料等级以及出土状况等，也决不能疏略。何以如此，因为对待象旧石器文化那样遗物，必须采取格外慎重、格外细密的态度，这是常识性问题。吾辈最期望的，正是这种具有史前学素养的科学态度。

（二）

对我来说，目前状况是尚未对蕴藏或有效的出土情况获得确认，基于期待的形制上的操作和材料性质方面的方法（例如，骨器属于灭绝种属的遗骨，其骨片假如不是处于新鲜状态的话，那么，它所显示出来的加工或利用，就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即可得知骨器的制作年代，当然就是该动物栖息过的古老年代），也因前者被承认下来的遗物可望得到的结果尚未齐备，致使后者又因研究并未完成而提不出确证，乃至遗物之间，究竟有着何等关系，也尚未明确，这只不过是属于调查初期的那种状况。也就是说，关于我经过实际调查以后所获得的遗物方面的正确知识，只有下面一些。

(1) 1937年的调查 在民生部与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的那次发掘中，在温泉河出土了一件骨器（图），其一端已残，详情难断，另一端则由两侧细致地磨出锋利的刃部，明显可见是一件磨制骨器。器长约101毫米，宽约21毫米。石化程度不甚良好，骨料种类不详。在疏通河道时，晚近的动物遗骨等也混杂其间，年代已经混乱，因此，事后不久我就感到对这类采集品与洪积世动物群的关系尚不能遽然断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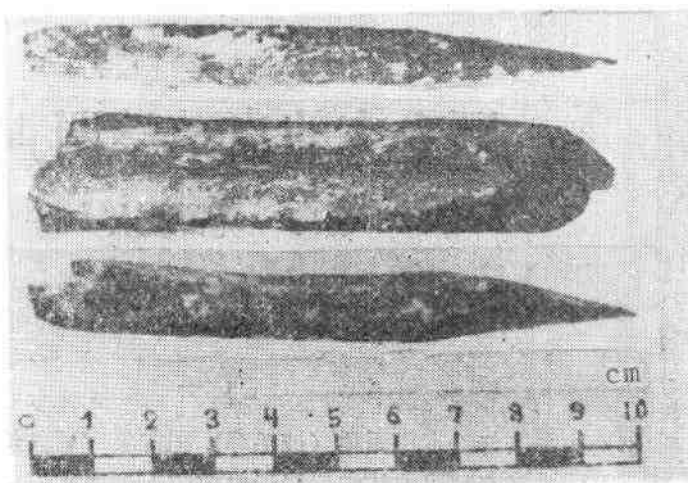


图 从温泉河中发现的磨制骨器

(2) 1938年的调查 我获准参加了由远藤隆次博士、野田光雄、石崎涉和鹿间时夫先生等主持的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发掘。当时采集到了一块石器和其它一些遗物，石器横断面呈三角形，其一面有因打击而出现的疤痕，另一面呈微凹形。然而，这些遗物属于该博物馆的藏品，理所当然地要有详尽的报告和有关其形制、技法方面的拙见等，这些将在日后发表。对于文化层位方面的调查情况，亦将由远藤博士来公布。因此这里仅就该石器的出土位置问题，聊抒己见。石器是在地表附近出土的。出土这一石器的层位即是可以看出的砂与粘土交错成层的边缘，与此层位性质相同的层位，在这次发掘或观察到的各地点有很多，在表土层之下，由于地点的不同而稍有差异。但似乎是在位于以黄褐色粘质砂土为主而形成的历来被称作“黄土”5米厚的土层之下。事实上，即使是这5米厚的土层上部，也被砖厂烧砖取土所破坏殆尽。因此，根据目前情况，有关地质学上的断代问题，尚难作出。在发掘中如同温泉河遗址存在着年代极端混乱的现象，还来曾见到过。有关化石与其它出土状况，如足以作为考古学上的原始证据，还没有得到。有待于将来对该层位的细密考察，尤其是有关遗址形成的相对年代问题，必须予以关注。

(3) 石核类石器的观察 V·V·包诺索夫在他的记载中，有认为是“石凿”那样的器物。得到他的允诺我也曾看过实物。对此，该氏也毫无疑问地认为与在西伯利亚及在土耳其斯坦出土的石器标本，有相同之处。即大致呈三角形的板状石，一侧由数个细长的剖面构成，上侧有两个打击点，下侧出现两个面有二次加工的痕迹，形成尖刃状。这种典型石器的出土，很容易使我们认定原来的石器形成，对此必须引起重视。

注释：

① 直良信夫著：《亚细亚之旧石器时代瞥见》，载《历史公论》，第六卷，第一号，1937年。

发掘的古人类遗物》（创刊号），《满蒙学术调查研究报告》，第二篇，1939年。

② 德永重康、直良信夫著：《满洲帝国吉林省顺乡屯

（译自《大陆科学院通报》，第三卷，第一号，1939年4月。）

顾乡屯的第二次堆积

〔日〕 奥田直荣 著

马秀红 译

被满洲旧石器时代研究者屡屡作为有力证据的哈尔滨顾乡屯文化，将不需另予赘述。此外，于1937年和1938年由笔者参加的满洲国调查中，也采集到许多骨器、石器和大动物化石，对此也已经发表^①。

关于对当地文化层位方面的解释^②，从开始就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例如：A·S·卢卡什金在其论文中，指责了德永重康博士、直良信夫等写的发掘报告里的主张，并认为那些遗物很可能是经流水冲积而流出的物件，唱了反调。俄国其他研究者也几乎都同意这种观点^③。最近，由V·V·包诺索夫或普尔热瓦尔斯基研究会等对何家沟东支谷一带给予注目，作为其动机之一，盖亦基于此等想法。

由远藤隆次博士、野田光雄、鹿间时夫、石嶋涉等地质和古生物相关的诸学科学家们于1938年所进行的调查，获取了解决层位上各种问题的端绪。总的来说，是将温泉河层与顾乡屯层（上记拙稿中玄武岩制石器采集的第32号地点，即为此层），分别地作了考察。有关事项已见石嶋涉先生的报告^④。本文也将作一综述。

当发掘温泉河低地时，一般情况是：黑色表土以下，是含有大量淡水卷贝的青灰色粘土质微砂层，或是粘土层（B层）；其下部出现黄砂层（A层）。而且，化石多出自B层与A层连接处。此两者的关系是：在A层的侵蚀面上，不整齐地覆盖和存在着低地化石的堆积物，与近处台地称之为顾乡屯的那一层位相对，可暂称之为“温泉河层”。也就是说，温泉河层与岸上台地的关系，虽至今不详，但温泉河层却因顾乡屯层之获得了解而终被判明。

顾乡屯层是属于二次搬运所形成的，从许多地点的发掘也得到了清楚的答案。那里所含化石，系由别处冲积而来的，即使根据出土状况以及存在着丰富的流木等事实，一并予以思考，也大致可以肯定。至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里尚未发现原生层那样的地点。过去提示的“遗迹”，可以被想象为是否属于值得怀疑的问题呢？

如果概述一下顾乡屯代表性文化层观察的结果的话，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即0.5米左右的表土下面，到5米左右，为含卷贝的黄褐色粘土质砂层，其下部发现了变得细小的哺乳类化石。其次，在距地表1.5米左右，有伪层面的暗灰色粘土质砂层，其中含卷贝、哺乳类化石出自中部到下部层位上，其下0.5米左右的青灰色粘土质砂层，未发现化石；在其含卷贝的灰色粘土层的最下部，可见少量动物化石的存在。（下转第8页）

哈尔滨附近史前人类的遗迹

〔俄〕 B·B·包诺索夫 著

唐逸才 魏正一 译

1931年春，东省文物研究会收到一份关于哈尔滨郊区顾乡屯第四纪动物化石群的资料。在此以前，人们曾推测，在这个地区存在有化石层，因为有些骨化石不断地被附近流淌的松花江水冲出来。这次考察证实了这一推测。

在顾乡屯镇中心，有条温泉河，它是松花江的一条小支流。实际上是由于流水长年冲刷而形成的大沟，沟底为淤泥层。当地农民挖土烧砖。我们先观察了挖泥坑，随即迅速开始了发掘。当地地层的层次排列大致如下^①。

在土壤层下，连同土壤层的中间部分的3.5英寸处，是一层很厚的棕褐色（深浅度不同）的黄土状砂质粘土。这一层，顺着河沟边细心观察都可以看到。在定为挖掘点的沟底，这一层位的出露面积不大，新的沉淀物和这一层的界线紧紧地搅和在一起。

下面，在发掘点的地方，延伸一层青蓝色和灰橄榄色的粘土^②，再往下不确定的厚度，是一层棕褐色的砂子。骨骼埋藏在黄土状砂质粘土底层，而主要地是埋在淤泥质粘土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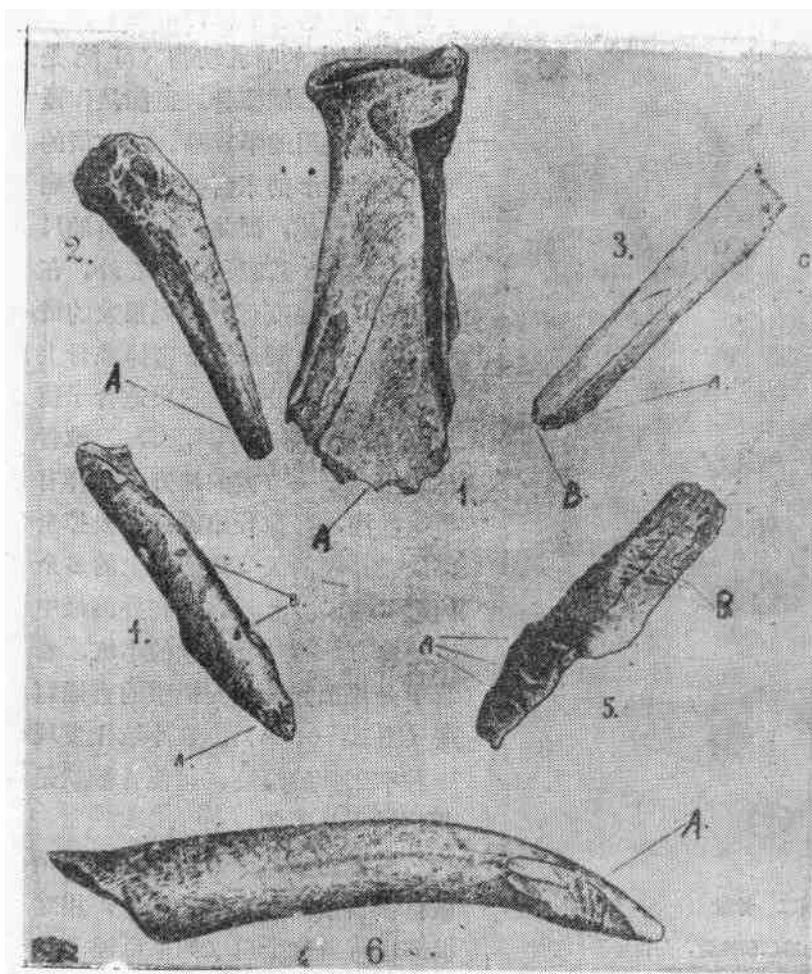
沟的东边塌落，在那儿我不得不晚些工作。骨骼埋在离土层表面8~10英寸的深度。地层的排列次序图特点是，没标明黑蓝色粘土、砂质粘土，又渐渐地从夹层变为有粘性的灰粘土。

主沟出露的蓝黑色淤泥，是一种比较新的东西，是从沟边滑落下来的遮掩它的那些黄土状亚粘土的残余部分。在总的情况下，为了图表的一目了然，应当制作从沟顶到沟底层的全部厚度的剖而图。

在骨骼中还有猛犸象类、披毛犀类、马类、原始牛以及其它一些别的遗物。骨骼通常埋藏得无次序，大多是一块块地被折断了。但是，应当指出，在同一地点找到的排列有序的骨头，差不多全是脊椎骨、头骨和牛的肋骨。同时，在同一地方的两个地点，分别拣到了两颗门牙和猛犸象的牙。此外，我从地下挖出一些碎骨片，它们互相距离很大，但原来却是属于同一个体。

顾乡屯镇骨骼埋藏的总情况，就是这样。1931年发掘工作是我所从事的一部分工作，也是研究会其他人员从事的一部分工作。这项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古生物学资料。

经过初步调查，我从部分收集品中挑选出一些有趣的骨骼。这些骨骼的表面上，有



图一 从顾乡屯出土的骨器

1、一块不完整的鹿肩胛骨。骨骸是从侧面均匀地横向断裂。2、马骨残骸。骨骼上有3道明显的相当宽的人工砍痕。3、一端带尖的大型哺乳动物的腿骨碎片。4、碎骨片。在一侧表面有用钻加工的痕迹。5、断骨片。在比较窄的一端有3条宽的横向刃痕。6、鹿角的侧枝。在靠近折断处的一端，有一些明显的砍痕和加工痕迹，它象是用作匕首或者骨锥(1/4)。

了做把手的支柱。

3、一块不大的巨型哺乳动物腿骨的碎片(长4.25英寸)。一端带尖，好像是经过一些均匀的打击加工(图一：3—B)，它可能是做钻(钻木用)，或者是做门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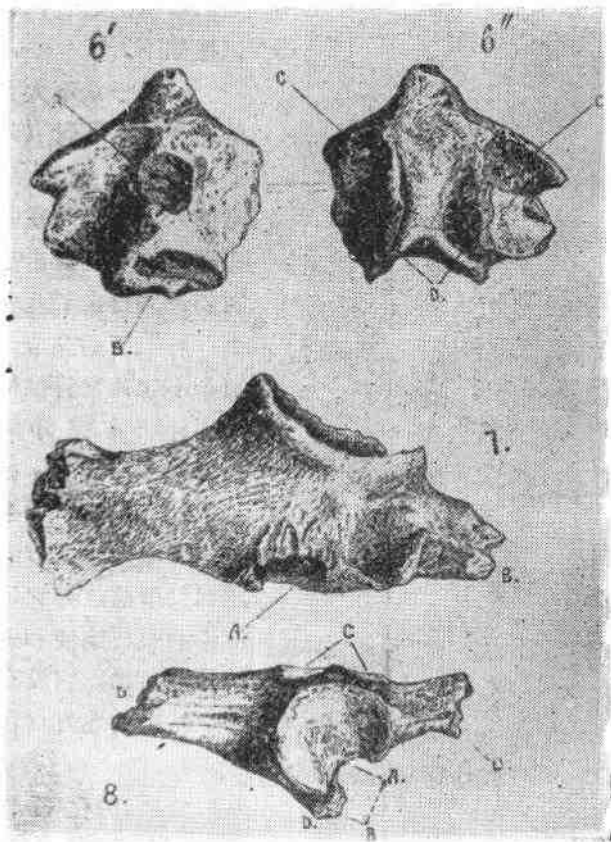
4、与图一：3类似的一块碎骨片，但稍厚一点，长度为3.75英寸(图一：4，A，B)。一端，即在表面的一侧，有一点儿损坏，主要是在一侧边缘上，有用同样的钻标准地加工痕迹。在它相对的一端，也有像被打击过的痕迹。它可能是做刀，或者是当刮削用具。

5、经过流水长期冲磨的骨骸残片。长度约有4英寸(图一：5)。在比较窄的一端上，一面有3条宽的(达0.25英寸)平行横向用力磨出的印痕(图一：5，A)。另一端，有比较新的一种啮齿类动物的牙齿印(图一：5，B)。由于骨骸很不完整，关

人工修整的痕迹，特记述如下。

1、一块不太大的鹿的肩胛骨(约5.5英寸)。值得注意的是，骨骸是在旁边横着均匀地打击折断的，共打击了八九下。肩关节的关节窝边，不象其它骨骸部分那样非常完好无损。它非常破旧，好象当什么用过。如果注意点不是肩关节的盘状关节窝，那它可能作刮刀。顺便和别的骨骸对比，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图一：1)。

2、马的化石骨骸。4英寸长，尖端处折断。在顶端处(图一：2，A)，有3道明显的人工形成的砍痕。骨骸的整体可以作锥子，或者用骨骸本身结构作压干器。被标明的砍痕，可能是为了



图二 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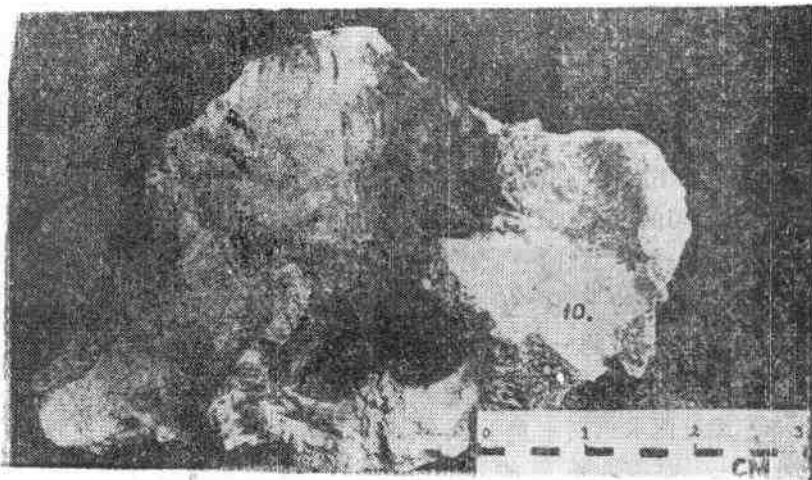
6'和6''、巨大哺乳动物的第二颈椎骨，是作锤子和斧背用的半制成品。7、巨大哺乳动物的骨盆（犀牛？），坐骨与耻骨被折断。8、鹿的骨盆部分，带有被砍断的根部（1/4）。

此，多多少少可以说，上边所提到过的端部上的痕迹，全是加工的。最终的情况是，椎骨应变成存放在北满博物馆的那种完善工具（从扎赉诺尔发掘的）的形式，不同的是北满博物馆存放的，不是用椎骨做的，而是用鹿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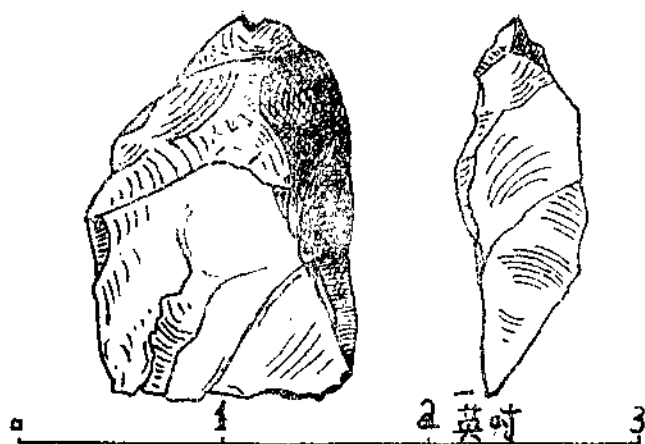
于这些刻痕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6、巨大的哺乳动物（可能是犀牛）的第二颈椎骨。可能是作锤子和斧背使用的半成品。所有横的突出部和拱形的东西被打掉，所剩的只有椎骨体，因此，它现有的尺寸只有5×5×3.5英寸。此外，在里面的两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大的凿成的坑，这大概是为了击掉椎骨上残留的多余部分，使它更适合于使用的要求（图二：6''，C）。椎骨体边上高于关节窝的地方，同样有凿成的沟，好像开始就打算去掉全部或者是硬的关节窝表面上的多余的边（图二：6，B）。在外面最中心的地方，有这样凿成的小坑，看样子是要把它变成安把手的直通窟窿（图二：6，A）。在小坑上发现一种窄工具的痕迹，可能骨骼就是用这种工具凿的。

这样看来，椎骨的头部应当是做打击器用的（比如锤子），相对根部也可当这个用（如果说锤子是最完善的工具形式的话），或者是在这个面上安装上石头斧刃。为



图三 在顾乡屯出土的鹿颅骨的上部，按其圆形形状象破损的碗。



图四 顾乡屯出土的水晶碎片

一种加工骨骼的窄工具制成的。也可能是用骨骼本身一种尖的东西多次击打而成的。可以推测，加工者注意力的中心是试图去掉骨骼上多余部分的关节窝处的盘状体（但没全部完成）。可是，另一令人费解的是：是在什么样的特种工作条件下，用像锤子或粗棍子一样的沉重骨骼进行击打的呢？

8、一块可确认是鹿的骨盆的残体，带着被砸掉髌骨、坐骨和耻骨的根部，其大小是 $8 \times 3.5 \times 2.5$ 英寸（图二：8）。鉴定这块骨骼时，赫·比莱尤尔教授正在哈尔滨。他的意见是，这块骨骼带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他认为，这是人为的，是为了给骨骼增加强度而加工的。骨骼的较薄那一面（图二：8，C），像是被打了一个缺口。这使人产生一个想法，这块骨盆是被当作切割的或者是迅速刮削的工具。如果把有标志的那边低下去，那么骨骼上边，也就是上凸部，在使用工具时作为双手的把手架是非常适宜的。假如认为人打算利用这骨骼上的关节窝处，比如作碗，那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碗的规格太小了。

9、鹿角的侧枝尖部。规格为长7英寸。一端折断了，可能是故意弄断的。靠近折断的根部，有一些非常好的纵的切口和砍痕（横的），它们一起组成了加工的成果，长度为1.5英寸（图一：6，A）。加工得这样清晰，令人不能产生任何怀疑。这标本显然不能看作是人造的，也看不出骨锈来，但能认为它年代非常久远。从这块骨骼的完美整体看，应当是作匕首，或者是骨针。

10、鹿颅骨的上部（图三：10）。按圆的形状，它好像一只破损的碗。碗边的尺寸为 4×5 厘米，碗的外部（角的基部）是 7×7 厘米。角被打掉了，但它的底部还留在颅骨上。对它首先注意的是赫·比莱尤尔教授。他做出推测，认为它是人工制作的。遗憾的是，被均匀击打损坏的边，没有保存下工具打击的痕迹。这多少降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除上边叙述的骨骼外，经我手还有一系列特征不明显或者是可疑的骨骼，但它们却带有某些被击损或蹭伤的痕迹。这一些骨骼尚须细致地研究。

在叙述的一组骨骼中，真正罕见的是我比较晚些时才弄到的水晶碎片。规格是 1.8×1.2 英寸，厚度达0.6英寸（图四）。因为附近不产岩石，甚至连山也没有。这

很可能，这种斧背型工具，将来会成为满洲史前某一时期的典型工具。

7、巨型哺乳动物的骨盆残部（大概是犀牛的）。虽然髌骨、坐骨和耻骨的根部受多次较均匀地击打而损坏，但髌臼处却保存得很好（图二：7，B）。尺寸为 $11 \times 6 \times 3.5$ 英寸。与髌臼相对的较薄的那面（图二：7，A），有一个可能是人工造成的大凹窝。这个凹窝可能是用一

样，它不能认为是当地出产的物品，同时，它既不是磨光的，也不是旧的。

即使它没有明显的标准工具的形状，但是，在周口店的发现和裴文中在文章中所叙述的“注意周口店洞穴堆积中人类祖先的扔弃物，那些石英和其它石料的人工制品在下更新统的发现”，都是有力的说明。它的一端的面很薄，可当作刮刀和石斧的刃。相对的一端呈尖形，但是，最顶端好像是折断了。

遗憾的是，类似工具的史前期的石头，我以前还没有碰到过。

最后，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一点。

在顾乡屯镇，为何会积累如此大量的骨骸。它们全都是折断了的，部分具有人类加工的痕迹。但是，最近获得的大多数标本，比如像工具，也都处在不够完善的状态中。伴随这些迹象而来的是原始人的遗址问题。在顾乡屯地区是否有这样的原始人遗址？将来大概会解答。我希望，将来的研究工作会把这个问题弄明白的。

注释：

- ① 遗憾的是，没有作全厚度的完整剖面图，因为将来可能修正。
② 在不同的地方，颜色深浅程度不同。它的厚度没查明，因为发掘地点的表层被破坏了。此外，土沟的大部分，直到淤积的最低线，因为有水进不去。总的情况是，它的厚度不少于5英尺（1英尺合30.5厘米）。

（译自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考古》，第七号，1934年。）

（上接第3页）

这种现象给与我们很大启示并促使我们反思：仅根据迄今所发现的一部分人类遗物和动物化石，就进行处置是否合宜？将该地出土遗物比定为旧石器时代或早期石器文化时代的倾向，也并不是不存在。其观察确否，即使不提与西欧典型器物比较的是非，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就到了采取这种论断的时机了呢？

以我贫乏的见闻而言，也不能不全表赞同。我一向对赤堀英三所说扎赉诺尔遗迹属旧石器时代持怀疑的态度^①，尤其处于尚未发现遗迹的情况下，冒失地过早下结论是应该避免的。笔者以为，对于顾乡屯的情况，是否也可以作这样更慎重的考虑。

值此搁笔时，对本人在满洲学习中给予多种教导和帮助的大山柏、甲野勇、八幡一郎、山内清男、直良信夫等先辈诸公，谨表深谢之意。

注释：

- ① 奥田直荣：《顾乡屯的史前学调查报告》，《大陆科学院通报》，第三卷，第一号，1939年。
② A·S·卢什卡金：《关于北满石器时代古人类和古生物遗迹的研究》，1937年。
③ V·V·包诺索夫：《顾乡屯出土的石器》，载《大陆科学院通报》，第三卷，第一号，1937年。
④ 石崎涉：《昭和十三年度第二次顾乡屯发掘概况》，载《满洲生物学学会会刊》，第一卷，第四号，1938年。
⑤ 赤堀英三：《北满扎赉诺尔遗迹出土的新资料》，载《人类学杂志》，第十四卷，第三号，1939年。

（译自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人类学杂志》，第五十四卷，第六号，1939年6月。）

哈尔滨黄山冲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俄〕 A·Γ·马良夫金 著

杨大山 张秦湘 译

黄山*——这是一个高高的河边台地，位于哈尔滨市以东约12公里，高出松花江和阿什河水面约70—80米。这里的全部高地被无数的冲沟所切割。1936年，在此发现了第四纪哺乳类动物群化石。

1936年以来，作者经常到此地考查，于1939年在其中的一条大冲沟内，发现了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含有旧石器时代文化和共生的动物群的文化层，可能被扰乱过。年代不甚明确的这一文化遗迹，不久前在札赉诺尔（呼伦贝尔**）和顾乡屯（哈尔滨南郊***）发现过①。

最早的石器是1937年在大冲沟底部发现的，其中大部分是些未经过加工的各种燧石石片。它包括 B·B·包诺索夫于1939年在冲沟的沉积层中发现的尖状器（矛或刺），他断定这些文物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在冲沟的断崖上分布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遗物，因此，关于在冲沟底部发现的石器等文物的年代，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1939年，我发掘了其中一条大冲沟，最早遇到两块色彩斑驳的石片，之后又于1942年发现了骨尖状器和一些带有加工痕迹的骨片。近6年来，我在大冲沟及其相邻的冲沟内收集了较丰富的资料。由于此类文物在科学上的价值，因此，这批资料在满洲学术界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遗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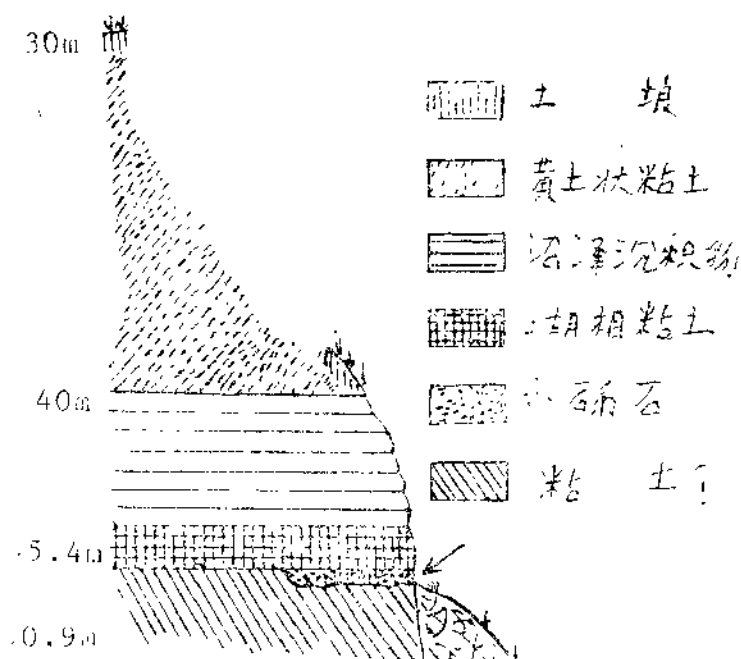
遗物的层位暴露在冲沟南壁的上部。在古老的洼地底部，冲沟打破了古河床。距今二三百年前，这里还覆盖着繁密的森林，由于森林消失所引起的强烈的破坏作用，以致形成现在的冲沟。

古代谷地切穿了30米厚的森林黄土状粘土，它高出松花江和阿什河水面50—80米（图一）。在冲沟暴露的自上而下的层位情况：

※xyon——шань，黄山——黄色的山。

※※1927年由 И·А·巴甫洛夫发现。

※※※1932年由 B·B·包诺索夫发现。



图一 黄山冲沟剖面图

1、土壤层
在此层下常常是30米厚的森林黄土状粘土（古代谷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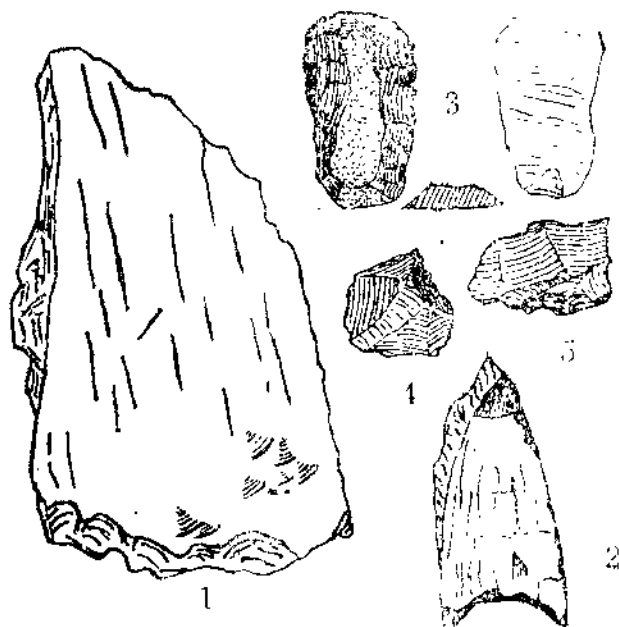
2、沼泽沉积层 位于松花江和阿什河水面上43.3—50米；

3、湖相粘土层（39.9—43.3米）在沼泽沉积层和湖相粘土之间发现了赤鹿和猛犸象的牙齿（*Cervus sp.* 和 *Elephas Primigenius*）；

4、河道层（38.9—39.9米） 逐渐地过渡到上一层，中间有一道沙线，夹小圆石和 各色粘土块。此层含有许多动物骨骼——主要是牙齿的碎片，完整的骨头几乎没有，特别大的牙齿和小骨头发现在细沙和碎石之间，在此层中，还发现了两件圆形刮削器和骨器。

圆形刮削器（图二：3、4、5） 长×宽×厚为2.8×1.6×0.3厘米和1.9×1.6×0.4厘米，是两件带有工打击痕迹的黑色燧石碎块。

骨制尖状器（图二：2） 长×宽×厚为



图二 从黄山发现的骨器和石器（1:1）